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  
第二十二回 祁二娘房中騙夫主 張秀才桶內失真魂

詞曰：關聖賢千古英豪，華容道曾敗奸曹，棄金印府庫倉廩，保皇嫂匹馬單刀，霸陵橋曹公饒別，送征袍許褚、張遼。聖賢穩坐雕鞍會孟德，刀尖挑起絳紅袍。

這首開詞按下。

話言鄧氏同張寅唬得篩糠抖戰，並沒有後門，急得無處奔逃。只見床頭頂擺著一隻米桶，你道因何放在房內？當日原放在堂屋旁邊，只因有個打雜的婦人手腳不大乾淨，鄧氏閒暇在鄰居家聽書、看牌，那一日回來，恰恰遇著一個婦人在此偷米，又不好與他淘氣，只得將米桶移在房內。後來將這個老媽尋他不是，打發去了。又尋下一個姓李的，此刻不在家下，因常常害病，告假回去調治。少不得這李氏大娘後書自有交代，這且按下不表。

單言鄧氏想了一會，並無所在，只得將張寅躲藏在這米桶內。忙忙將門蓋除了，望著張寅道：「且躲在這裡邊避一避，再作道理。」張寅戰戰兢兢，道：「倘他知道，便怎麼處？」鄧氏說：「你在裡面不可響動，我自有道理。」張寅沒奈，只得跨進米桶，蹬在裡面，兩個脛膝頭兒拱著了一張嘴，猶如活孫蟠桃一般。此一刻是：

三魂七魄都飄蕩，冷汗淋漓濕透身。

本來張寅和鄧氏卻也膽大了些。自從躲雨之後，兩下朝夕往來，並無忌憚。卻沒有打點他丈夫今日回來。這才是：

指望長久為夫婦，誰知命絕在須臾。

張寅躲進米桶，鄧氏慌慌張張將門蓋上好了。提心吊膽取了燈，前來開門。

才接下門兒，祁中打外面跌跌踉踉，酒氣衝衝。帶著馬匹進來，鄧氏說：「官人回來了麼？」祁中說：「馬在後面，看仔細。」鄧氏閃過一旁。祁中將馬牽進，拴在槽頭，將鞍轡紮起。只見槽頭並〔無〕草料，望著那馬道：「我的兒，今夜深了，不及去備草料，只好將就些兒；明日清晨撒和草料便了。」那馬卻也能通人性（信），是馬有三分龍骨，只是不能言語，望著祁中一聲嘶叫：見得明早和草料也罷。祁中拴好了馬，取了燈球，四下觀看。你道他是何緣故？適才開門，恐怕有人掩將進來。只教做：朝朝防火，夜夜防賊。他雖然如此小心，那裡曉得有個姦夫躲在家內？只得取著燈球，在堂屋裡面坐下。

鄧氏將門上了拴，轉身過來，見祁中坐在此間，酒氣噴人，忙忙問道：「官人此番回來，為何如此大醉？不知公事可曾完畢？」祁中道：「娘子，今日回來甚早。一路上與那幾十強盜打饑荒，到得更餘時分才進城中。又候太爺坐堂，照批點名下盜，賞了我的酒飯；又蒙同班的那些朋友公分代我接風，多飲了幾杯，故爾家來遲了。」鄧氏聽他說用過了晚膳，將燈球吹息，請他進房安歇。等他早早睡，〔好〕放張寅。

祁中立起身來，尚未進房，一手揭開門簾，望裡一看。只見桌兒上盤碗未收，擺著兩付杯箸，心下動疑，來到房中坐下：「娘子，有誰在此飲酒？一人如何用著兩付杯箸，是何原故？」此刻卻也不怪祁中生疑，家下並無三口四口家眷，一人用兩付杯箸，豈非有了個當？鄧氏見他盤問，忙忙回道：「官人休得生疑！昔日你曾說：『我在客中淒涼，那一天不想著你。這也是夫妻情分。』又說道：『夫妻一夜深如海，豈肯輕忘恩愛情？』故爾奴在家下一人飲酒，覺得冷清，所以虛設一席，就像官人在奴跟前一樣。今是命小桃陪奴吃了幾杯，因他醉了，早早命他去睡。」祁中聽畢，說道：「果然好一位賢德娘子！」這狗頭五瓣帽子代他戴在頭上，現現成成是做個早出晚了，可笑他那裡知道？還在這裡言長論短。祁中只得站起來，朝床邊一坐。

此刻把張寅唬得魂不附體，那知道這米桶一頭搭在床板上面，一頭是磚墊著，有些一邊高、一邊低，搖的挖搭搭的響。鄧氏見米桶亂搖，又不能照會，只得苦在心頭。二人此刻好有一比：

命似藕絲懸大秤，頭如燈草係高鍾。

眼中流淚，暗暗沉吟道：「天那！我與他二人性命今番料不能保。」左思右想，悔在當初。

早知今日遭魔劫，何不當初早割離？但凡偷情的人總是如此：天晴不走路，直待雨淋頭。往往弄出事來，悔之無及。這叫做：掉（弔）去瘡疤，卻忘記疼。此一刻，邱氏淚滔滔，心中想道：「張寅呀，你和奴一點癡心，指望天長地久。誰知他今日回來，將一天好事從此打斷。奴的性命卻不足惜，但你並無兄弟，只有你一人，要算個獨種，倘若有些不測，豈不要絕了你張氏門中的香煙後代？」

言畢，一陣心酸，淚如泉湧。眼下又不能將他的丈夫送到那裡去，好放張寅。見祁中坐在床邊上打挑，只得走近前來說道：「官人一路辛苦，何不脫了衣服安睡安睡？待奴廚下去取茶你吃。」祁中聽得，站起身來，腳下打晃，遂將衣帽靴帶，與那一口利刀也除下來。把帽子先放在米桶上，脫了一雙靴子，也放在衣帽一堆。在燈光之下，將那一口刀掣出觀看：只見寒光閃閃，冷氣嗖嗖。鄧氏唬得香汗交流，面目失色，忙忙開口說道：「官人，茶前酒後，不是兒戲的！」祁中於是將刀入鞘，鄧氏代他掛在壁上。看看〔茶〕又冷了，只得取了燈，帶了茶壺，往廚房前來，引火煮茶。

他難道不會將小桃叫他起來？由恐叫他反有不便，只得自己去取些木炭，將火引著。人在這裡引火，心在房中，暗暗的說道：「那個冤家在桶裡面不要響動才好。」那裡曉得張寅在裡面越鬧越戰，心下暗想道：「我好似籠中之鳥，案上之肉；拿住我如探囊取物，反掌而得。」戰得那米桶挖搭搭的亂搖。此刻祁中正不曾睡熟，心下疑猜，好生奇怪，鄧氏剛剛煮了茶，走至堂屋，只聽得祁中在房裡將巴掌一拍，道：「好呀！也被我拿著了！」唬得鄧氏將一把砂壺打得粉碎。正是：

烏鴉喜鵲同林噪，未卜今番吉共凶。